

唐伯虎先生集
下



唐伯虎集卷三

沈思及之輯次

吳趨唐寅著

雲間曹元亮寅伯按

言詞秣不云售慨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寅

夙遭哀閔室無強親計鹽米圖婚嫁察雞豚持

門明星告旦而百指伺餽飛鼠啟夕而奔馳

翠竺山房

唐詩集卷三
未皇秋風飄爾而舉翮觸隅周道如砥而垂頭
伏轆輿隸交叱刀錐竝侵煙爨就微顛仆相繼
彷徨闔閣之下婆娑里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
如蟻恫恫惘惘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
之所畏也至若槿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
爲箕未貨艷色廢于群醜齊音咻于衆楚雞旣
鳴矣而飄飄遠游日云夕矣而契闊寤嘆九衢
延絲而窮轍連如高門將將而敗刺無從又漢

網橫施畧瑕錄腐駑馬効其馳驅鉛刀礪其銛
鏐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
山總轡寮野橫披六合縱馳八極無事悼情愴
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蜺令赤海斷
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
一快而寅之素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驥後
斥鷃栖蒿仰思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
若月露百年猶飛電一旦先犬馬何從効分寸

哉使牛童躑躅于重基狐狸跳梁于玄夕皮毛
竝沒艸木同塵雍門援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
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蟲悲風暄不可
及矣此寅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嘆不能不爲
之憤悒而哀傷也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羔
羊有不渝之節鳴鶴得靡忤之道木鐸警衆魏
象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月朝廷之師臣海內
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瑤山共仰矣

寅瞻桑仰梓得俱井邑感于斯之義冒通家之
請謹錄所著投贄嗟乎平子縟才乃假聲于三
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于劍閣之銘所以得
旁展豐談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愆并聚後
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
後陳之清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
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與文徵明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
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墮堞荆
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
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
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
矣俯首自分歿無日括囊泣血群于鳥獸而
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
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

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
滌皿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
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
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
何有何何付之譚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
能忼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
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
惠足以庇人願賚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

唐伯元集卷三
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
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
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文士之上方斯
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
橫執談論之戶轍伎口而贊并口而稱墻高基
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
在虎口庭無繫桑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
加至于言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

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
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
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
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
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
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
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
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

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于今日
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
經由慘毒萬狀睂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
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
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
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
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
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

自引决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
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
國家出外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
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
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
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
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
不自揆測顛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

志亦將曠括舊聞總疏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蘊
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
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
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
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不也僕素
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
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蜉蝣衣裳楚
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

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
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
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
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遷
衷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
舉矣華駟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赫腐鼠邪此
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
空絕必爲流萃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

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
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答文徵明書

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擊革纏
雞握雉身雜輿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
酌湜泚以餽饕采葛覃而爲絺綌也取之側陋
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為不類僕竊謂足下
知人比來癡叔未死狂奴故若遂致足下投杼

甚媿甚媿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
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莫喧林鶡夜眠
胡鷹聳翮于西風越鳥附巢于南枝性靈既異
趨從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
物至農種粟女造布各致其長馬故陳張以俠
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荆以偏涸而暢伐木之義
蓋古人忘已齊物等衆辯于穀音出門同人戒
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剪

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謹復

又與文徵仲書

寅與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其始也非而儒衣先太僕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爾後太僕奄謝徵仲與寅同在场屋遭鄉御史之謗徵仲周旋其間寅得領解比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氣指目其非徵仲笑而斥之家弟與寅異炊者久

矣寅視徵仲之自處家也今為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間寅每以口過忤貴介每以好飲遭鳩罰每以聲色花鳥觸罪戾徵仲遇貴介也飲酒也聲色也花鳥也泊乎其無心而有斷在其中雖萬變於前而有不可動者昔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詩與画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捧面而走矣

寅師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鎔其查滓之心
耳非徼徼以爲異也雖然亦使後生小子欽仰
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

荅周秋山

遠承存錄兼以珍貺自揆鄙淺何以堪之別後
兩閱寒暑閉門讀書與世若隔一聲清磬半盞
寒燈便作闍黎境界此外更無所求也

序

嘯旨後序

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誤
人名氏內述其事始于孫登嵇康先生遂係以
內激外激運氣撮脣之法甚詳而于聲則云未
譜聲音蓋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音
聲亦無窮唯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音聲起
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于甲而止于
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于子而

止于戍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
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
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于音聲則括盡
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
亦爲不失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
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
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
類皆可翻切今黃冠師符呪祕字亦有聲而無

字梵門密語若一字呪合普林二字爲一呼至
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
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掌今嘯亦有聲而無字
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歟聲雖未譜其
間稱或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唯
平聲有上下蓋氣自上齶出爲上平聲氣自舌
上出爲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仄聲故也
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爲聲必出于平而

不出于仄矣孫嵇仙去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
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聲而習之登泰
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
此生之大快也子儋朱君好古博雅一時俊彥
之良無有逾者于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
相勸校因曰嘯之失其旨也久矣幸存此編畧
知梗槩不刊諸梓以傳于世則羊禮俱亾後人
何所考據子盍爲我敘其事于編後以遺同志

幸遇反隅之士衍而習之庶幾復有以嘯名于
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送文溫州序

寅稚冠之歲跌放不檢約衡山文璧與寅齒相
傳又同井閤然端懿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
而寔有埴篔之美璧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
居鄉一聞寅縱失輒痛切督訓不爲少假寅故
戒栗強恕日請益隅坐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

先生復贊拔譽揚畧不置口先後于邦閭耆老于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驚策駑駘然是先生于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冊籍紀焉曰有顏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蓬巷之士頌先生守圈模茹藿冠素羹葵飯脫粟透迤寬博其異于鼓刀負販之人若芥髮耳不先有所引擢後有所推戴輔翊其何能

自致于青雲之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後輩之所以必仰賴也而爲前輩者道有所論援相與優息而無獨知無從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相成也今之後輩被服姣麗伸眉高論旁視無忌不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絕之哉庶後進之彥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用人也矣今先生出刺溫以病謝不報赴郡有期旣當爲詩以餞敢

又書此以敘寅之所以德先生而無可爲報者
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器少年器逸温然玉映蓋十室之髦
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龍楊子
歷彭城漸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未歸乃繪
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
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
指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丈夫之

生剡蒿體揉拓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
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慙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閭
闔曰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弃雖有分寸
而人莫之知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
自展以異而頽然青袍掩脛馳騫士伍中而身
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
所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
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

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盂羹爲信陵君祭
與無也臣器其爲我重陳之余他日參驗其
言

作詩三法序

詩有三法章句字也三者爲法又各有三章之
爲法一曰氣韻弘壯二曰意思精到三曰詞旨
高古詞以寫意意以達氣氣壯則思精思精則
詞古而章句備矣爲句之法在模寫在煨煉在

剪裁立議論以序一事隨聲容以狀一物因游
以寫一景模寫之欲如傳神必得其似煨煉之
欲如制藥必極其精剪裁之欲如縫衣必稱其
體是爲句法而用字之法寔行乎其中妝點之
如舞人潤色之如画工變化之如神仙字以成
句句以成章爲詩之法盡矣吾故曰詩之爲法
有三曰章句字而章句字之法又各有三也聞
讀詩列章法於其題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

標之蓋畫虎之用心而破碎滅裂之罪不可免矣觀者幸恕其無知而恰其愚蒙也

送陶大癡分教撫州序

陶大癡先生老且貧仕又不達故人知己多親貴者存念之爲之推薦得轉官一階自南昌司訓往教諭崇仁旣領檄買船載書使廚奴負鼎俎僕牽狗挾被與之灑然而行若無家之人往儻室以居者唐生於先生號知己餞之章江之

上酌酒相一喟然爲之嘆息曰嗟乎仕爲貧而仕仕又不能免於貧斯烏在其爲仕也士賴故人知己之推薦而後達舉之而又不達斯烏在其有故人知己也士不仕仕又無故人知己者爲之薦達則其貧而老也固宜若先生豈宜此耶豈所謂故人知己者知先生有未盡也知之未盡則弃絕之而已何爲而致之若是其且困也若先生仕得苞苴之譏爲故人知己者辱則

知爲知己者將變其素所厚而爲薄矣安肯爲之薦達也哉薦之而又不改學職此蓋知先生之素其志高有不能僕僕勞頓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若席賓師職禮樂雍雍雅雅居然處於揖讓之表以供其老爲優也是則先生之所以荅故人知己者惟恐貧而不至於劇故人之所以厚先生者惟恐以簿書期會爲之勞瘁也余有故人其顯達者較於先生不少而貧益甚流落

江海以秬自資雖囂然不屑仕進而亦竟無一言以及之者意其亦以厚於先生爲予厚耶抑其言行文學不足道也言行文學固不及先生然而言不失口於然諾行不失步於詭隨文章奇瑰學識疎達蓋踰於跬跬之士多矣此其自許如此而先生乃許之爲東方曼倩之流竊猶以爲於已知者有未盡而羞之然不可謂之爲不知已也以知己而別知己於貧困道塗流落

唐何陋集卷三
之間能不悉以彼此故人知己之所厚薄者相
爲道哉故序言未盡而蓋之然不可謂之盡
肯收送徐朝咨歸金華序東方曼言之或歸序
徐君朝咨來自金華宴蘇之治士省太夫人與
兄吳言公也數日飾裝將還姪子重哀吳之善
詩者爲詠言以贈行橐而俾予志其首余少讀
潛溪先生所著書深歎伏其根本仁義鼓吹禮
樂以爲一代儒宗及南游金華見其鄉士大夫

皆彬彬尚寔古樸大雅有潛溪之遺風焉正德
丙子郡公自臺端來蒞是邦三月而政成凡勢
家豪族漁獵其民者皆屏息斂手貪墨之吏悉
改行而仁義禮樂之教煥然大備朝咨君又不
遠千里來展定省忠孝薦厚之誼不待歌詩而
見而潛溪之風蓋有驗矣朝咨君少精壁經著
聲場屋間天性誠篤峭整他日繼郡公軌范上
溯唐虞下阜民物沛仁又禮樂之教於天下則

知金華士大夫之學業遠有自云

記

許旌陽鍊柱記

天地開闢而有陰陽負陰抱陽人民與龍蛇魑
魍並生其中揉雜不分妖厲爲害黃帝氏興戰
蚩尤於阪泉而滅之而後天地定位神禹繼作
紂庚辰鎖無支祈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鑄爲
九鼎以辨神奸民而後龍蛇魑魍之患息然其

緒緒之傳莫示先受精一之道而後禪邦國之
位抱精守一蓋所以通天地之神靈建邦立國
蓋所以阜民物之生命及乎聖跡緜遠世德衰
微天地艸昧陰陽亂淆攀胡之號莫繼其響齒
指之鼎亦濟於河而所謂妖害者無有忌憚騁
馳淫毒以害民生凡有中區靡有寧止旌陽君
生於期時修精一之道以達天地之神靈遂誅
龍蛇以安江流馘魑魍以定民生鑄鍊柱以鎖

地脈玄功告成神道昭契乘風上征合瑞紫宮
以續黃帝神禹之傳而延民物之命而續懋著
惠澤迄今蓋天地之間一陽一陰陽之好生而
陰好殺故陽爲德而陰爲刑凝德爲神淫刑爲
怪是故神爲高明怪爲幽厲環旋升降相爲始
終陰陽和暢則神安怪息陰陽兩極則神怪竝
馳然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神怪長爲表
裏故黃帝之與蚩尤神禹之與無支祈許真君

之與蛟精皆竝生一時蓋陰陽兩極而爲神怪
也故有至怪之變生有至神之聖出以御之設
使特生蚩尤無支祈與蛟精而無黃帝神禹許
真君則天地之間陰陽偏滯而人類幾乎其息
矣

正德甲戌余過豫章躬親君跡竊嘆真君道
合黃軒而配神禹世無正論爰就荒唐欲明
斯理輒誤爲証敘刊之負礎以示將來云

荷蓮橋記

邑多賢士大夫則多賢令尹令尹之卽職也爲最親民民事甚夥一有不便而尹或莫之知者則相聚以充焉非其邑有賢士大夫輔翼之以補綴缺少則尹雖賢固難免於民之充之也進賢南昌屬之大者自宋崇寧中立治抵今歷歲若干邑之以賢稱者不絕班輩多賢士大夫相爲之輔翼民有不便輒相與以補綴之必致其

尹以賢稱於邑而後已邑之東南區爲饒位出水之會水將北趨番陽其未達也滙而爲波涇瀼而爲河淡宕然而爲沮洳七八月之間潦民未有不憂涉者以車則膠輪以騎則踐魚鱉之居而質戴者分重負者兼舉而尹莫之知也內相喻公甚至而見焉曰是爲不便於民之大者不治民將充吾尹乃爲石梁於其上以便涉凡用若干金夫修輿梁成徒杠尹職之夥者或未

之知而深於治事民安有不慮者乎然未知其
尤之有無而喻公輒自以邑之賢士大夫爲已
任輔翼補綴以成其尹之賢雖尹之賢未必以
此而決不以此爲尹之尤也則邑之多賢尹者
邑之多賢士大夫之所致也固然矣夫豈獨一
邑之政爲然哉天子於民上下遼絕日月不照
覆缶蟻蚊不能叫閤民之所憂者多矣朝有賢
士大夫爲之輔翼補綴則天下之民安得不聖

其天子乎則知朝多賢士大夫則多聖君矣
是豈獨一邑之政爲然哉

愛谿記

人莫不有所愛失其所愛則傷其衷人莫不有
所資失其所資則困其生愛之而不失資之而
不窮惟取天地自然而然者爲能然若金紫之
貴珠玉之富或者能削奪則貧之矣削奪而賤
貧則失其所愛與資將傷困之不暇求其夷然

而樂坦然而安者必無有也新安洪君伯周儻誠慤士跡履遍江湖聲聞滿儒冠少孤而孝奉祖與母以居樂其志以資其生弄長竿之清風披笠簑之煙雨飄然波濤邈焉寒暑勢不可奪強不可撓蓋公休任公子之流於是以愛溪自號而丐余記之余謂士之文處世失其所愛與資奔走於不可得已之間俯仰於無可奈何之際蓋心茲恐懼身措無地安能上傳而下育

也得其所愛與資而非其道以富貴自炫而驕其妻妾齊人也翻覆酌量於兩三之間余則以爲洪君之計爲得故爲之記

竹齋記

艸木花果之以人爲喻者甚多若松稱大夫桂子稱仙友牡丹稱王海棠稱爲神仙艸稱虞美人龍眼稱爲荔枝之奴惟竹稱君子世之王公大人朋友異人神仙僕隸其薦厚淳慤者固多

唐伯虎集卷三
至若暴戾殘慝詭怪專家者中亦不少若一律而求爲君子之所歸豈可得也然而上自王公下逮僕隸其中人品千態萬狀其見君子則必敬必信以其薦厚渥慤而不暴戾殘慝詭怪顛蒙我也雖軋以王公大人之勢要以朋友之信義眩之以神仙之奇瑰詭怪粉白黛黑親之以異人之姿執之以僕隸之勞皆不可得敬之信之如君子者則人何患而不爲君子豈若花果

艸木之生質有一定之限而不可變者人固不若是也歛之具君明道字存功別號竹齋君子人也丐余記齋余謂存功其知以薦厚渥慤自處而遠去夫暴戾殘慝詭怪顛蒙者歟何不以松桂花艸顏其齋而特以竹將見人之敬信自王公大人以及乎僕隸無有間然者吾嘗聞野人之說曰門內有君子門外有君子至存功與竹迭爲賓主皆號君子門內門外之辨隨時而

唐伯虎集卷三
定此非吾所能知若其自信以從君子之所歸
則斷然矣余故爲之記

王公筠隱記

筠之爲物也其圓應規其道應矩虛中足以容
貞外足以守故稱爲材舍筠而他求取以爲材
者則未能備衆異之若是也豈惟筠哉夫人亦
然故君子之以材稱者亦備焉一規一矩悉應
法度由中達外無不當理是特筠之性特異於

人耶蓋天之生材不備衆美則不能爲世用則
必厚之異之出於等倫故筠之生森然而直其
外蓋自規也毅然而圓其中蓋自虛也爲君子
者取法乎此則上可以事君內可以事親律已
以貞應物以虛無所施而不可矣秦君仁之有
材之君子也和以處衆敬以方外言貌動止一
由規矩所居之齋植筠爲俾朝退宴清必與相
對故以筠隱爲稱俾余記之竊謂筠與秦君皆

天挺之美材也道誼相同契好自合法其美以爲已之美遠取諸物而近取諸身之入故秦君事今 睿主靖恭乃職晨夕不怠沾沾休光隆重深益是蓋得筠之爲助不少抑亦秦君之善於取法也故爲記之

菊隱記

君子之處世不顯則隱隱顯雖異而其存心濟物則未有不同者苟無濟物之心而汎然於雜

處隱顯之間其不足爲世之輕重也必然矣君子處世而不足爲世之輕重是與艸木等耳艸木有可以濟物者世猶見重稱爲君子而無濟物之心則又艸木之不若也爲君子者何忍自處於不若艸木之地哉吾於此重爲君子之羞艸木與人相去萬萬而又不若之則雖顯者亦不足貴况隱於山林丘壑之中者耶吾友朱君大涇世精瘍醫存心濟物而自號曰菊隱菊之

爲物艸木中最微者隱又君子沒世無稱之名
朱君君子也存心濟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
非所謂汎然雜處於隱顯之中者而乃以艸木
之微與君子沒世無稱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
蓋菊乃壽人之艸也南陽甘谷之事驗之矣其
生必於荒岑郊野之中惟隱者得與之近顯貴
者或時月一見之而已矣而醫亦壽人之道必
以艸木以行其術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

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隱者若稱曰吾因菊而顯
又曰吾足以顯夫菊適以爲菊之累又何隱顯
之可較云余又竊自謂曰朱君於余友也君隱
於菊而余也隱於酒對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淵
明劉伯倫者矣因繪爲圖而并記之

王氏澤富祠堂記

徽歎多世家澤富之至旻氏是其一也先自唐
祕閣校正諱希羽者自宣徙徽生延祚延祚生

唐伯康集卷三
明在宋建隆初仕至廣州太守四世孫奉宗考
槃丘園遁跡不見而族益著大乃景旻之始也
王氏旣稱故家其支庶子姓蕃衍豐殖盖有自
然而然者景旻思所以合聚而束之以禮乃爲
屋若干楹於所居邨野之中以祕閣爲不遷之
祖廣州與奉宗配焉迨及後世旣祧之主皆合
居於中婁臘歲時率宗族子姓以奉薦享所爲
就緒而景旻不祿其子友格暨叔父景遽繼志

述事舉族內之賢能者凡六人曰某宣叶乃力
於是祠事大備祭則有田收其入以爲俎醢酒
腥之用職事有人以司衣服籩豆尊彝之器歲
祭則宗長咸在拜獻有常餼燕有寢序列有位
穆然先王之遺風由是王氏之子弟彬彬禮文
皆景旻之遺力也禮云五經之內惟祭爲大所
以合同姓序尊卑辯賢不肖也盖别子小宗雖
自得爲不遷之主而其子孫猶助祭於大宗之

廟則同姓合矣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伯氏叔氏
上下列位而尊卑序矣賢者冕而盡事不肖者
弁而盡力賢不肖辯矣此先王之遺制而景旻
首舉行之又可謂知所務矣王氏後世之子孫
苟知所務不替斯舉使世德族系百萬斯年與
此祠俱隆豈不得爲徽歛之偉觀也哉弘治乙
丑余行旅過徽友格以幣交故爲記其事云

守質記

天賦于吾躬者曰質質有清濁高下萬萬不同
此蓋人之稟受之異而天之賦之者固不以彼
此而爲之清濁高下也聖人者出博之約之必
使全其天之所賦而後已天之所賦者何陰陽
五行人之所稟者何男女五常天賦于上而人
稟于下陰陽或差忒五行或偏頗男女之分形
五常或輕重是以萬萬不同者之分焉中有全
其天之賦者又萬萬不同之一二尔以萬萬不

同之中幸有一二全其天賦之質者放於利欲肆於舛異者又萬萬不一二全其天賦不爲衆物所誘奪確乎其不可拔堅乎其不可亂整不可紊守夫天之所賦而不失又再萬萬之中不一二者金允文名炳與予交者二十有餘年其質直其爲人也人之貌而天之質不亂于物誘不惑于聲淫五常之間不虧賦稟故人以守質稱之余謂人難乎質也質難乎全也守也允文

居二三難之間而爲再萬萬人之所稱不易易矣廼詳記之

金憲卿

朱長胤

董孝初全按

唐伯虎集卷三

唐伯虎集卷四

沈思及之輯次

吳趨唐寅著 雲間曹元亮寅伯校

碑銘

齊雲巖紫霄宮玄帝碑銘

乾坤定位二儀開五劫之端人鬼分形五岳鎮九州之地東溟銀榜標題長子之宮西海玉門寔聚百神之野皆所以節宣寒暑鼓舞陰陽萬物賴之以生成四民順之而動止兵戈藉之而

底息穀粟因之而豐登玄天元聖玉虛師相仁
感上帝蕩魔天尊者顯帝之神水德繼王在先
天則正位乾符御北斗則斟酌元氣職領紫微
之右垣則竝天乙太乙之坐宿列虛星之分野
則總司命司祿之權劫當開泰之中天啟聖霧
之孕幽明叶相上下同流凝二五之精以有生
建三一之道以度世誕聖王宮出胎母脇寶光
所照三辰爲之失色天靈護持六種爲之震動

洎乎髫年辭親就道東游震土元君指迷受錫
劍于天帝悟磨杵于神姥折梅枝而寄柳升霄
峰以圓功虎將護壇龍神捧足于是扣金扉而
遐升當玉階而稽首受命上清敷惠下土分判
人鬼資大禹鑄鼎之功馘除妖魔繼黃帝鳴角
之戰較蹟天曹復居坎位展旗捧劍乾樞開黑
帝之宮玄龜赤蛇坤軸闢玄都之府歷朝顯應
有感必通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德符天地功

唐何房集卷四
配唐虞用夏變夷易亂以治偃武修文而萬國
咸寧燔柴瘞玉而百神歆享曆數在躬卜宅中
夏誕及 太宗皇帝續承祖考欽若昊天寔藉
神威以翼聖躬爰由冥力以靖多難風行電掃
而天日開明虎嘯龍吟而江山變色蓋精靈通
乎造化誠慶達乎神祇也是以 敕命重臣建
宮福地丁夫百萬星霜再周金碧極輝煌之盛
香火盡嚴奉之誠蓋所以答神貺宅威靈今之

泰岳中和山是也是以民莫不敬且信有感必
通離宮別館遍于天下名山大川尤多顯靈蓋
神藉山川之靈氣乃可以應億兆之祈求故其
居處無常周游非止若夫互人之國上下于天
女媧之墓浮沈于水神化者不可以理測其端
妙應者不可以言達其旨是以齊雲巖紫霄厓
有玄帝之行宮焉其創始落成別有記序養素
道人汪太元以僉業工估俾託戴生昭來乞敘

文竊以爲殷薦望秩帝王所以奉天地山川禴
祀蒸嘗億庶所以報祖宗神鬼奠安宗社底宅
家邦厥旨微矣矧夫玄天元聖作鎮北極應化
本朝統五帝之尊履九宮之始除邪鎮惡降福
禳災爰建行宮允安兆姓也僕雕蟲末學難盡
揄揚艸芥微材豈能著述涓埃無益于山海螢
燭奚補于日月吮毫增悚撫案知慙熏沐以謨
斯文稽首系之以頌頌曰玄天元聖神威上帝

作鎮北極斟酌元氣五雷都司九天奕使七耀
旋時五福治世平安水土調攝神靈展旗捧劍
掣電揮霆虛皇敕命至德寔凝敷惠下土兆宅
上清赤蛇玄龜將列水火福善禍淫月右日左
先天治乾面明向午安定山海亘及今古恭惟
我朝 太祖太宗唯神輔弼國祚無窮名山大
川爰建琳宮金銀照耀珠碧輝崇再拜稽首小
子作頌上述威靈下贊神用磨礱磔楚刊鐫麟

鳳百萬斯年於昭示衆

墓誌銘

劉秀才墓誌銘

蛟龍得雲雨而能澤萬彙者時也君子終困窮而能守一身者道也語云詠珪璋以比德指松柏而論材吾嘗聞斯語矣代豈亾是人哉君諱嘉字協中陶唐氏之後也居乎三代因時易姓故有御龍豕韋唐杜之號其後定公夏獻公

藝父子爲周卿士食采於劉遂稱氏焉漢室之興封侯王者十有二人皆同姓也他劉以大儒名世辯說著稱者又莫殫紀暨乎晉隋螽斯蕃蟻螫之孫瓜瓞衍綿綿之蔓氏族之盛莫與並焉宋德不競天下艸昧家室播越譜牒淪沒君是爲蘇州人大父敬封承德郎褒碩德也厥考昌受大中大夫廣東參政崇明賢也君誕育洛陽幼習庭教大哀夙構幾覆厥生一舉明經來

唐伯虎集卷四
游泮水畢秋時文懷心史學加以情尚風流性
不忤物荀君之坐三日猶香何郎之姿一拭生
白學無不達猶好老莊是以寵辱不驚伏息爲
樂少年以范丞相成大墓近先塋常遭發毀作
文弔之搖筆立成詞不加竄雖老成宿德莫不
推其博雅習爲歌詩初擬元白末尚齊梁短章
一出時輩競傳至不能爲隱匿病極勞瘁而筆
札不去是其勤也家無厚儲而重恤交游是其

義也順以格親孝之理也和以處內術之知也
方將集百朋之譽乃遽得二豎之疴正謂玉匣
難全琉璃易脆列歲二十有四以弘治四年某
月日卒于皋橋故居沒身之日識與不識莫不
躑躅揮涕某年月日葬仰天山之麓不忘本也
子名稚孫襁緥衰經育于令人顧氏鄙人總角
相知童季託愛方始有恙鄙人以密友入問湯
藥執手相視潸然泣下及乎易篋鄙人以君命

出卜詞雖不治尚號召鄙人者再焉若有見矚
未及而沒善言不聞此生長恨是知義則朋友
情猶骨肉泰山其頽空歌伐木之詩昊天不弔
竟負彈冠之約其所著詩文二卷蓋亦纂集其
昔時之訓荅或傳錄其壁間之咏題也錯玉成
器擲金有聲歲月攸遠散亾是惧敢用鐫石名
山散帙所識庶永其傳焉嗚呼大化有期固識
蜉蝣之不永修程頓局豈亾狐狸之傷類奉謨

高躅式慰幽懷其銘曰華屋失歡笑青原起悲
歎霧風吹寶幡金碗照塵幔傷春臺之改色悲
夜宮之未旦列高誼以豐石期歷劫以燦爛

劉太僕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南光州人也其先姬姓唐帝之
後夏有劉累氏族權焉公誕育名門實鍾秀質
溫恭明允高朗有融君子豈弟華朴彬彬少聞
詩禮之訓長弘洙泗之學以鄉薦釋褐太平別

駕遭父憂去職面墨未濯重罹大恤哀哀勞瘁
鹽酪無啗煢煢寤寐艸木重襲兆宅旣卜塋陵
是廬爰封爰樹皆所躬服是以陶墓翔異常之
鳥孔林茂不名之木誠孝所感貞祥萃焉 詔
旌公門以表孝異服闋入爲太僕寺丞美風大
振嘉德旁行進階奉政大夫輿言畢頌僉望咸
歸作善無徵哲人其萎卒葬土橋溝之先塋禮
也厥嗣六人或敷仁東土或司憲西臺次亦冠

服薨我塲屋騰進莫不涓涓杜葉敷周道之清
陰鞞鞞棠花曜虞廷之彩色也共耻瓶罄咸感
川流仰止高山戀餘光之眇眇俾栽樂石表潛
德之玄玄銘曰峩峩劉公於昭令德博文約禮
孝思維則風猷高遠儀範莊翼游秬故園觀光
上國明珠無類爲世所珍良材不器用之於民
日居月諸風行政成昊天不弔橫罹大迪孝矣
我公飲糜服土藥藥棘人哀哀嚴父負愧芳林

引息中野嘉木是茂異禽來下
天子有詔式旌公間入班朝列其德勿渝謔今不虐踰今巧趨大化奄忽投軌泉途蕭蕭白楊戚戚蒿里萱葉朝摧悲風夜起吁嗟我公傷如何矣德音無窮永瞻桑梓

吳東妻周令人墓誌銘

令人諱某字某蘇州雙鳳人也本乎公族稱爲周氏舍勤于趙門推諤諤昌忠于漢廷對期期

盛德之後必有淑人積慶之餘式生良媛令人蕙質外朗不待學于師氏蘭情內映自能合于女史顰笑亦式織穠合度戴嬌淑慎日思古人鍾姬明敏皆稱士女及乎旭日始旦三星在天乃嬪于崑山吳氏馬夫子宣之有琴瑟之和舅姑稱之盡桑梓之敬豈惟工深絲素執殫絳組且以禮備蘋蘩宜其家室矣年二十有二以弘治七年四月十七日寢疾而卒凡婦吳氏十有

九旬粵二十八日壬寅葬于興賢里附先塚也
夫彩雲易散玉簪中折灰酒不甯唯覩障中之
匣雨鈴興感但留中上之香嗚呼天眷有德柔
者必壽顧茲懿行不至遐齡何哉得非天爽其
信神食其言歟段婦高標餘熾獨傷其年少劉
妻有德彥升乃述以貞銘其銘曰周本姬姓吳
乃子國崇其婚媾偶聖齊德坤詞著功周詩咏
色旣且伯姊允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才

溢殊瑤操均寒松天道無知碩人斯喪晉使遠
集秦醫徒望香斷銀鑪塵流華帳賓寮憶慘山
川增愴里殞淑德夫失良相百歲之後魂其同
葬

徐君墓誌銘

夫積德垂裕之謂仁全歸保終之謂智繼志述
事之謂孝放情任好之謂達四者吾于徐君見
之君諱某字某山西永年人也烈祖思賢祖仲

良父友諒皆純德內華高風外朗徜徉泌水寤
寐丘園河岳分靈神祇効祉薦生君子爲鄉具
瞻岐嶷天成謙沖氣受悅詩啟禮綜典博文率
履不違一諾靡宿早有無恃之戚公靡恤爲哀
無歸是悼且太夫人高年在堂君猶觀文周序
習禮魯宮感棘心之詩傷愛日之諺遂捐業歸
養傳曰孝在養親君以之哉孔懷二三怡怡就
慈偕稱周士承承循義竝美殷仁稟命不融成

化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遇疾而卒得年七十有
六娶白氏再娶程氏子三人鳳毛分丹穴之秀
麟角遺甫卯之芝祥縣表羔各行其志以爲懿
德亾述鍾鼎奚銘用是展豐詞于玄室昭懿行
于來世詞曰光光徐君惟德之府周旋中規折
亦含矩康莊整駕孔筵布武夙蹈閔凶其泣汎
汎芹宮弃勩萱庭奉歡兄弟好合聯周竝旋天
何傷哉不假其息華堂徹樂泉臺啟宅雲雲升

車青松改色哀鴉後昆刻銘茲石永永不刊昭
予千億

許天錫妻高氏墓誌銘

令人諱貞字閨德吳縣鳳皇鄉人其先出自姜
姓鄭有渠彌齊有無平枝布葉分寔始宗祧令
人早值家艱過車就聘溫淑閒靜與性俱成歷
堂仰侍由房下撫恭舒竝得非儀靡聞及乎傍
接妯娒旣云覽妻外應賓客亦稱顛母年非德

永命也傷哉春秋二十九而卒弘治八年歲在
乙卯八月而葬悲夫柳轉當途鴛鴦惜在梁之
翼文旆載道蟠龍失隱鏡之姿居懷宛轉孤女
叫號弔客紛紜僮僕嗟嗟于是述德作銘表于
玄廬銘曰睦睦令人受質自天壺內不驚室外
何專壽不固德福不偏賢芝玉楚摧傷復何言
引紼同嗟生順死全昭茲令名億萬斯年

徐廷瑞妻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諱素寧蘇之長洲人大父某母王氏生正統甲子二月二日年十七歸徐廷瑞正德戊寅十月初九日卒得年七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武丘鄉子雯娶何氏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孺人性好紡績自廟見而抵於疾幾六十年自旦至莫未嘗一日不在篋之側雖祈寒盛暑不廢也性稟節儉齏鹽之外不求兼味及不好佛事自信以爲修短有

筭禍福有數天道不可邀冀得也故梵呪之音未嘗出口寅爲女壻三十年內言不聞非儀兩絕親所豫見故爲銘其墓之戶銘曰孺人之德今紡績是躬沒齒不怠今繭絲寔工啟予全歸今在此曲室中福利後昆今萬世無窮

唐長民壙誌

長民余弟申之子也母姚氏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君無有支庶余又不育暨有此子也

兄弟駢肩倚之年十二穎慧而瀟蕩在父母側
未嘗仰視跛步讀書夜必踰甲乙其興亦未嘗
至漏盡也有間必詣余是外更無他適余每心
計曰唐氏累世植德耳目可指摘而言者五代
矣閭門巷塗稱爲善士無有間言天必祐之振
起其宗及余領解都下頃以口過廢擯而猶冀
有此子也今不幸以死又將何所賴也豈余凶
窮惡極敗壞世德而天將剪其宗耶而余束髮

行義壺漿豆羹兄弟歡怡口無莠言行不詭隨
仰見白日下見先人無忝于衷昊天不聰喪我
猶子誠爲善之無徵矣於乎冤哉嗚呼痛哉卜
以卒之年正德戊辰九月丙午去死之日凡三
月葬城西五里晉昌舊阡殤之穴陵谷遷移誌
銘壙首吮筆命詞涕之無從銘曰昊天不聰剪
我唐宗冤哉死也斯童兄弟二人將何從維命
之窮

墓碣

沈隱君墓碣

惟隱君諱誠字希明姑蘇長洲人也體履柔嘉
天性狷潔聰明哲知慈良溫舒學貫列經博綜
群言艸木昆蟲太極天文殫究畢該罔有遺捐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芥之微不與不取郡辟
賢良色斯而作上不責援下不號助故香艸能
揚芬于尺澤葛累甘委榮于中田也乃修困亨

之道操獨行之志茂嘉貞之節達圖數之變懿
德無涯淵仁靡極年七十寢疾不祿弘治六年
五月乙卯卒前期浹月悉燬所著書牘啟予之
夕怡然無詞斜幅斂形酌糜寔口所謂放光彩
以月沈樂天命而無疑者已友生門徒哀德不
耀悼道無聞以爲沒身不稱聖哲之耻厚德流
光古昔同云所以召公沒而周鼎成季子葬而
孔碑卓考行定名諡曰靜通乃與援翰述踪傷

蠖屈于玄墟作銘慰往刊鴻伐于玄珪其詞曰
於穆隱君昭慈德芳繼聖作哲休有烈光猗潔
自矢蹈義履仁州司貢登移孝就忠車未竟途
翻然改翔乃執其雌晶白允方泚水洋洋驪愉
不怠耽經咀義衍衍閉閉童冠六五區別以分
而珪而璋視頓亦揚皇矣上帝賦職不平大命
傾摧神遷魄藏念彼恭人中心永傷立言紀行
先民所臧刊勒嘉石貽于無疆永矢勿虧支百

蕃昌

墓表

吳君德潤夫婦墓表

吳君德潤卒柱國太原公誌其墓曰余門弟子
也寔才且賢大司寇彭城公曰德潤余筆研友
也爲文其碣其子東又丐撫二公之詞以表之
按德潤諱裕大父有成父孟恭母施氏俱高蹈
自晦生君髫亂夙成九歲補府學弟子文名籍

甚有司以高選七舉入場屋不得第馳騫塵埃
中者幾五十年昏燈曉研不勝疲勞以廩食積
年資貢成場計皆得官年將不可待矣於是謁
歸故鄉家素號資門樾臨通渠巨區臨其
姑蘇諸山映帶之君爲樓其間扁曰海天煙林
雪浪日接几席又二十年以卒配金氏弋陽縣
諭式周之妹有賢德行以君胤嗣未繁爲納側
室陳氏以恩禮接遇之有美嬌之風焉君與鶴

人生卒皆同年自景泰壬申抵正德丙子得年
六十有五東娶俞氏例受醫學正科未卽真孫
三娶某君少力學英邁出一時坎壈至衰老不
遇知賞翬然拂衣將放歌山水間以適其性爲
高養與鍾鳴漏盡不知休息者異矣且其溫恭
靖嘉居鄉閭以朴素廉介稱而遇宗黨中類周
瞻不遺出處不苟且與時存沒不違其常古君
子之人也是爲表之

祭文

祭妹文

嗚呼生歿人之常理必非有賴而能免者唯黃
耆令終則亦歸責於天而不爲之冤隱然疾痛
之心久亦爲之漸釋也吾生無他伯叔惟一妹
一弟先君醜寅之昏且弟尤稚以妹幼慧而溺
焉迫于移牀懷爲不置此寅沒齒之疚也爾來
多故營喪辦棺備歷艱難扶攜窘厄旣而戎疾

稍舒遂歸所天未幾而內艱作弔赴繼來無所
歸咎吾于其歿少且不做支臂之痛何時釋也
今秋爾家襲作著龜以有此兆宅來朝駕車幽
明殊途永爲隔絕有是庶物用爲祖餞爾其有
霧必歆吾物而悲吾詞也於乎尚享

疏文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竊聞調御丈夫身無利而不現歲寒君子心體

唐伯虎集卷四
寂而長虛說云艸木之無知皆是龍神之擁護
茲者治平禪寺構基南渡勝槩東吳聖凡同所
皈依湖上鍾其秀麗莊嚴佛土說云寸艸不生
回向塵勞便是六根清淨是以秀崑和尚擊節
而悟空清平禪師指竿而說法意欲前輩僉發
中情謀建竹亭翼輔蘭若清波池水足詠檀藥
土地伽藍冥空鑒證撰茲尺牘用告大方開三
徑以招賢看筍根之稚子種十箇以醫俗延林

下之清風幸拾餘貲共成勝事謹疏

啟

送廖通府帳詞啟

代

竊以星分牛斗姑蘇彈壓江東職列賓僚糧餉
總司判左委付爲 朝廷之重寄疆域寔天地
之輿區妙選賢才方爲注授蓋出祖宗之成憲
俾求民物之又安恭惟汝南廖大人先生世德
之英華名門之領袖白雲駐集元豐推正字之

博文世綵名堂紹聖仰中丞之盛事鳳毛異彩
麟趾多仁發跡賢科啟萬里青雲之路超登仕
版開一方赤子之天學則爲四庫之宗師政則
爲多方之矜式永清蘗苦律身之道有嘗鏡定
衡平宰物之權無爽歲輸三百萬事集而民力
不勞考最第一人銓擬而衆心皆服三年報政
將獻績於虞廷千里戒裝聽歌駒於祖道其忝
同僚竊猥攝篆於應宿之司久浹音輝感贈言

於各天之別借謀同事共舉離尊詠秋水之芙
蓉輒成短調攀閭門之楊柳佇看高遷朝陽而
鳳皇鳴應召公之雅什海運而鷗鵬徙符莊子
之真經詞曰蓮花幕府滯仙才梓葉秋風謁帝
臺七縣蒼生攀四馬一輪明月上三台
雞唱發別尊開佳名先自動春雷調和鼎鼐梅鹽味
專待蒼龍大手來
右調鷓鴣天

論

蓮花似六郎

嘗讀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內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與六郎似耶不似耶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耶縱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耶以人臣侍女主黷也昌宗之罪也以女主寵人臣姪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諛嬖幸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矣有樛木之仁

矣有桃天之化矣未聞有美男子侍椒房也漢呂氏始寵辟陽侯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官奴沿及魏晉而姪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其爲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然未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吹之則春葩頓萎嗟之則冬葉旋榮以故儉夫小人爭爲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

俄而稱子晉爲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俄而諛
六郎爲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然未有如再思
之甚也故獨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青泥標
綠水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淫穢可比耶
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
而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
綽約后可與之而合懽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
玉樹之花可共歌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上林

春勝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
之睡矣太液秋殘蓮已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
可以增夜合之香矣一切奉宸遊娛聖意非蓮
花其誰與歸此之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
猶謂不然將以蓮出乎青泥垢也若六郎自有
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若
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蓮有時而
零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

桂乎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壅焉植焉
而况真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
寢菡萏之盃僅足邀六郎之權步步生蓮僅足
隨六郎之武柳眉淺黛藉六郎以描之蕙蒂同
心借六郎以結之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戶
標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
也菰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剪其荆棘培其
本枝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群臣若元忠者非其

荆棘乎則竄之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
賜以翠裘恐露隕而蓮房冷也傳以朱粉恐霜
落而蓮衣褪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
連理花有竝頭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
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爲
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之蓮百花
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后以爲樂也再思則以百
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艷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

唐何遜集卷四
驗取石榴裙后以爲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
伴而石榴可無淚極而言之桃李子之不基可
奪也六郎之恩寵必不可一日而奪黃臺瓜之
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言而傷使
后與昌宗如菖蘿相附如葭莩相倚如藕與絲
之不斷夫然後愜再思之意乎甚矣其諂也嗟
乎伊其相諂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姪奔也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刺公族之姪奔也墻有

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刺國母之淫
奔也况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宗汙穢淫媒
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腕也是
故對御而褫之有如植桃李之懷英矣置獄而
訊之有如賦梅花之廣平矣始許而終拒之有
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此皆所謂正人如松柏
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似高麗
則高麗之人面似蓮花則蓮花之不知五王之

唐何遜集卷四
兵一入二豎之首隨縣一時凶黨如敗荷殘芟
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安得六
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生
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太宗嬖其弟之
婦高宗納其父之妾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
人臣亦得以丞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如再思
者若以爲禮固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
矣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花矣蓬萊別殿化爲

塵聚之場花萼深宮竟作鶉奔之所而題詩紅
葉者且以爲美談矣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
於武氏何尤於昌宗何尤于再思何尤
表

擬瑞雪降群臣賀表

伏以 瑞發六花式觀化工之妙 祥徵三白
允昭 聖德之符冰鏡飛璫璇空墮玉萬井
之豐穰已卜 九重之泰祉方來恭惟 皇

帝陛下 道合混元 心涵太素 宰陰陽之
橐籥 握造化之樞機 祈谷祈年精意久通
於碧落宜禾宜黍先徵遂兆於玄冥萬里瑤瑤
凍起玉樓之粟一天星斗光生銀海之花上下
同雲山川一色從風翔舞旋驚臘月梨花隨霰
飛揚忽訝陽春柳絮回青山而改白妝金屋以
成銀瑤宇珠宮恍惚神仙之宅銀屏玉案似非
人世之居見狡兔之潛踪想遺蝗之入地聞雁

聲於遠道印鶴趾於空庭瑤艸琪花一望樓臺
澄澈竹籬茅舍千家山部精神濕飄僧舍之茶
煙密減高樓之酒力月明海嶠騷人回剡曲之
舟雲閣山谿豪客覓灞橋之句忽訝 光明於
一夜兆開饒洽於三農 花萼樓頭月色溶溶
竝潔 芙蓉掌上露華湛湛俱零信 大道之
感通乃 霧麻之叶應也臣等窮檐寒士深谷
鄙儒令名久謝於袁安芳躅敢齊乎東部坐煨

唐何陋集卷四
三
楫袖看玉宇之長輝卧擁梨雲慶瑤天之不夜
收歸詩艸掃入茶盧白戰騷壇莫效惠連之賦
清游勝地難磨荀鶴之章伏願 學懋光明
道臻潔白 訪韓王之大計 登程氏之真儒
止輦受言馬跡絕藍關之道 閉關謝虜羊
羶無紫窖之幽庶玉燭長熙九野樂春臺壽域
而瑤華永燦萬方安桂海水天

贊

寒柳達磨贊

這箇和尚喚做達磨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
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他無事討事做

天關鍾道贊

烈士骨不可屈烈士精久乃霧瞋尔目階可觸
正尔心邪可擒欽尔風望尔容魑魅罔兩咸潛
踪千秋之下真英雄

贊林酒仙書聖僧詩後

不癡不顛是佛是仙開眼狂走闔眼喫酒北斗
須弥着境小兒日午夜半打乖老漢

五聯句

戊寅八月十四夜夢艸制其中一聯云

天開泰運咸集璫館之文章

民復古風大振金陵之王氣

題画竹三聯

寒雨落空翠涼蟾疎影青

新梢只帶粉繁影脆抽心

新秋影窗明月落高人欹枕宿醒醒

徐之樞

孫孟芳

金聲遠

謝景遷仝校

四卷終

唐伯虎外集

唐子畏墓誌銘

友人長洲祝允明撰

子畏歿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於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髻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荅一旦以二章投

余桀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
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
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官可久乃大契
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賈
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于畏子
畏不得爲父旨廣德常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
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
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襦幘燒

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
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
若弗售一擲之耳卽墮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
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
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人已
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於鄉師慕子
畏載與俱北旣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扞於
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禮闈令

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
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
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
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跡翩翩
遠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
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瘡
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
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

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
及成章而歿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惜意謂
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已矣奇趣時發或寄
于画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襍
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富
貧日請門徵索文詞詩画子畏隨應之而不必
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
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卽少不合不問

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
予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
媚嫉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
且矯樂其蓄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
漆割害雋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
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畧數百歲一發鍾于
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
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存高世之才世不用而

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淡或
精或汎無常態不肖爲鍛鍊功奇思常多而不
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旣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
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
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
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
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
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

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
王家邨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
句偈旨治園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
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
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紵吾乘兮歸來睇
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裴
回星辰下上兮雲雨漼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穢
孔翠錯璨兮金芝葳蕤碧舟淵涵兮人間望思

唐伯虎傳贊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
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
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
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
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
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
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

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
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
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
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
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
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艸上
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
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

居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
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
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
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
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
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忼慨何
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於世者

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
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
非命與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
克令終豪士亦解骨也

長洲閻秀卿謨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
所博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
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

家貲微羨而夙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
然處困銜梧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
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
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
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邪若
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
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外生相護毋遺舊
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羨卑枝
傲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
遠慕顧命儔侶猥敘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
顧各不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永勿
散飛天地閉合乃絕相知非即神知以日景入
吳郡徐禎卿謨國子博士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
一坐事廢坦夷疎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

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
群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
爭相引援驕妒互會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
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
務偕俚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
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表表所刻僅僅數篇則其
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訖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

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姑蘇顧璘誤 刑部尚書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為吏謝弗就先生才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為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為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為詩

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託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画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今像頗質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裾若重戴者可悲也

贊曰奪汝薦冒以掾汝何惡讒而覲櫟其外文其中咄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藝乃終

琅琊王世貞元美誤

紀事

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
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晚年寡出常坐
臨街一小樓惟乞画者攜酒造之則酣暘竟
日雖任造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
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畊田閒來寫
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伯虎作洗桐圖左列高梧一株孤竦秀特枝葉

間有生氣一童子捧盃一老人方袍鶴立灑
指作洗滌狀其運筆細潤幾同繭絲惜老人
冠首為稚子少損然亦不減連城清晨展翫
覺涼氣颯颯令人神爽也

伯虎常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此卽書云
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
三里半此卽書云五谿蠻洞經過中洞五谿
中

伯虎嘗画臨江一小亭衆山環之一人角巾白
恰凭闌遠眺超然有象外意遂題詩其上云
落日山逾碧孤亭景自幽蒼江寒更急客興
自中流又嘗作春圖一幅圖中美人以綠蕉
一葉爲簾風味灑然當屬神品

伯虎壽王少傅守谿詩云綠簑煙雨江南客白
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
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阜隸家出帚筆乞画伯
虎戲作海螵數百遂題其上云非螺非蛤亦
非蛭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萬呼不出只
待人來打窟豚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
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
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貺及
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

吾閱人多矣而仙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
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
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
吾但出仙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
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日造門乃出一扇求詩
唐大書于扇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
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
始大慙而去

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
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
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
人饋物則裸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
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伯虎嘗夏月訪祝京兆枝山枝山適大醉裸體
縱筆疾書了不爲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枝山遽荅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皆任達放誕嘗雨雪中
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
飲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

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
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
譽籍甚公卿造請者聞咽街巷徐有優童數
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者已
衆矣况徐擁厚貲其營求他徑以進不無有

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
唐子畏詣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
莫知其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于山中見其
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子畏驚
曰此予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
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年五十
四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吳令欲于虎丘采茶命役賫牌嚴督諸僧役奉

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卽繫僧歸邑令大怒
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
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游
乃戲題其枷上曰阜隸官差去采茶只要紋
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
瓜令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
笑釋之

伯虎與文徵仲交誼甚厚乃其情尚固自殊絕

伯虎希哲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徵仲同游
竹堂寺伯虎先囑近寺妓者云此來文君青
樓中素稱豪俠第其性狎若輩宜善事
之妓首肯已密伺所謂文君者兩公乃故與
徵仲道經狎邪伯虎目挑之妓卽固邀徵仲
苦不相釋徵仲悵然曰兩公調我耳遂相與
大笑而別

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游俠邪伯虎與
諸俠客縱飲石湖上先攜妓藏舟中乃邀徵
仲同游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
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
畱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于湖上買蚝蝓
逸去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極聲伎之樂費
用之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
玄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馬鹽

唐伯虎紀事
使者大怒咤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者輒敢輕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為游食者與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為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其詞云嵯峨怪石倚雲巖
唐拋擲干今定幾年祝苔蘚作毛因雨長唐

藤蘿穿鼻任風牽

祝

從來不食谿邊艸

唐自

古難畊隴上田

祝

怪殺牧童鞭不起

唐

笛聲

斜挂夕陽烟

祝

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

佳矣意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玄妙觀圯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得檄遂扁舟歸投檄一邑更修刺往謁二尹詐為道者關說

唐伯虎詩事
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
飲數日輟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
廟貌傾圮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
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云
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令卽畀金如
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
不問也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

日賦詩能容乞子屬和平客大詫已而戲曰
試爲之伯虎索帑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
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畢求去客曰吾
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
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
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
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
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一二字諸客

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
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輟盡援筆續成一絕
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舉頭
紅日白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奇之相
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知其何許人也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閨見一画舫珠翠盈坐中
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已乃易微服買小
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

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畱爲二子傭事無
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
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
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卽金
閨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
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
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
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画君

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傍若無人睨視吾舟
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
子于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
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恒注
目子畏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
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
大駭列于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并婢送
歸吳中

作虎以文章發科作詩画有盛名誌傳載之詳
矣易簀時取絹一幅題其上云生在陽間有
散場歿歸地府亦何妨黃泉若遇好朋友卽
當飄零在異鄉擲筆而逝夫觀此詩乃知先
生蓋不以生歿介意者

正德丙寅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
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
生大書詩句于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

淋漓一抹詩画盡墨時楊禮部五川儀年方
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
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
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
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 倚東風笑
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
加嘆賞

伯虎與張靄俱爲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

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靄挹
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靄曰
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

對玉環帶清江引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
花開朱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
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
猜 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碍人生過
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 二極品

隨朝疑是倪宮保百萬纏腰誰似姚三老富
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看來都是
艸鸞鳳鳴梟筭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
逃及早尋歡樂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
常到來猶恨少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惧
怕閻羅也難回避他在自苦奔波回頭纔是
可口似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揮戈也須牢
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灾禍家

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四
莫鼓晨鍾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
矇猶記做孩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
青鏡中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筭來不如
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麪糊盆打破酸
齏瓮誰是惺惺誰懵懂

黃鶯兒六首一羅袖捲春寒對花飛淚眼漫無
心拈弄閒簫管塵迷鏡鸞愁埋枕山藤蕪艸

唐何夔詩
綠王孫遠倚闌干叮寧魚雁風水路途難
蝴蝶杏園春惜芳菲紅袖人東風九十愁纏
病羅衣嬾熏蟬蛾嬾簪烟波魚鳥無音信夜
黃昏空庭細雨燈影伴孤身三寒食杏花天
鳥啼春人晏眠一簾飛絮和風捲芳菲可憐
相思苦纏等閒鬆了黃金釧悶懨懨朝雲莫
雨冤夢遶巫山四細雨濕薔薇画梁間燕子
歸春愁似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

前芳州燈前淚夢魂迷雲山滿目不辨路東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

先門閉燈昏翠幃愁攢翠眉蕭蕭孤影汪汪

淚惜芳菲春愁幾許碧艸遍天涯六秋水蘸

芙蓉雁初飛山萬重行人道路佳人夢朝霜

漸濃寒衣細縫剪刀牙尺聲相送韻叮咛誰

家砧杵敲向月明中